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忠諫

後漢東平王蒼光武之子明帝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  
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  
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  
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

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

節而旋

皆遊散之意  
弭節猶按節

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

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抑抑密也

臣不勝憤懣伏

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至章帝

時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

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

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

涅陽主  
光武女

使還乃知詔書已下

切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懃懃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

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

貫行

謂一皆遵奉也

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

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年豐也又以吉凶術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

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晉齊王攸文帝之子武帝時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

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謀之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羨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

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  
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繇之  
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為盛轉鎮東大將軍

扶風王駿以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  
薨

范陽王虓宣帝之姪孫元帝時河間王顥表立成都王  
穎為太弟穎為王浚所破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  
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

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  
共啓成都王穎以為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  
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薦至險詖宜遠而  
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  
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  
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以輔王室而道路  
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  
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為社稷宗盟之先張方



受其指教為國効節昔年之舉有死無二此即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為天下所罪故未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已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繇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勲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

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寔為社稷遠計欲令功臣  
長守富貴臣愚以為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  
及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  
損益每輒疇咨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  
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室如加方官  
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  
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  
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

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功此臣等所以歎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為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王遺體陛下羣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為匈匈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

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

宋建平王宏孝武帝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王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訟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

異脩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權  
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  
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  
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驚夫  
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者干戈未戢武備宜修而卒不  
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  
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繇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  
榮祿至于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望其掇甲摧鋒立功

閩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嘗謂臨難命帥皆出倉卒  
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貌踈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  
其同力救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  
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一軍為其總統  
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  
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蓄銳觀釁因  
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  
與之共死所以張拳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

不繇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跡事如  
或有在妄陳膚知追懼乖謬

江夏王義恭為太宰時竟陵王誕舉兵反孝武遣沈慶  
之討伐值雨不得攻城及晴孝武怒使太史擇日發將  
自濟江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自拒王  
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蒼頭三四  
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  
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羣蕃兵峙銳卒精旅動以

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悻陛下入  
剪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舉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  
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之此實臣下素食駑鈍之  
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夏被甲日費千金天  
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  
日方能制寇今誕糗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  
重之非漸見乘已之利且成旨頗降必應旦夕夷殄愚  
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為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



者寡閭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祇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况乃汎不測之水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

南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後勞擾

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  
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  
貪險崎嶇要求此後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  
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  
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邊津埭恐唱傳郵破崗水逆商  
旅半引逼令倒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  
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  
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

疆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揭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名莫辨枉直孩童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之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蕪漿值今夕酒酣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筮捷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狀蒜轉積鶩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

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  
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令遙外鎮宰  
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正  
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閤  
緩貽愆少為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  
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  
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  
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

事之發彌辰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  
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  
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為不少兼折奸減竊遠近暫  
安及王敬則為會稽太守會土民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  
以工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臺庫以為便子良啟曰伏尋  
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  
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為  
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無倍凡在觸類莫不

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機杼勤苦足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繇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負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繇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隳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建

元初狡虜遊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  
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  
事絕臣等具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  
知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  
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  
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需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  
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  
絹布所值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

一疋值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  
轉賤私貨則東直六千官受則疋准五百所以每欲優  
民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疋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  
舊制昔為損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繇之救民拯  
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稔  
且西京熾疆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  
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  
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恤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



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帝不納又武帝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欠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正當相驅為盜耳愚

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  
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  
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  
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  
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  
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  
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  
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囚

恩文累降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負罪懼讐充積牢戶  
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  
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為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  
災早致災或繇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  
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  
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  
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  
侵淫邊虞方重交州曼絕一垂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

亦常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絀言今  
懸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  
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  
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驚擾愚謂  
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  
有可擒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  
威力既舉蟻寇自服又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  
曰臣一月入朝六登政陞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

懷豈敢自達比天肯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噶  
啗穀價雖和比室饑噍繻繡雖賤駢門躒質臣一念此  
痛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  
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存培剌圍桑品屋以  
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  
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  
後必繇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  
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常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

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  
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  
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極革相繼尋完者為用既  
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  
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  
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  
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  
給若逋課未上許以中原充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

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  
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  
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  
難頃來此役不繇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銜鬻前人增  
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  
津要共相唇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  
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斷獄  
惟平畫一在制雖愚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讐最合

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咨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俸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永明初玉輅為重蓋又作麒麟頭采畫以馬首戴之子良啓曰聞車旗有章載自前史器必依禮服無舛法凡



蓋員象天軫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  
之志錄恐為乖衷又假為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  
或可施武帝好射雉子良諫曰鑿輦亟動天蹕屢巡陵  
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貪甚微之驩忽  
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  
窀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吁嗟易生噂議  
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  
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騫外野交侍踈濶晨

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  
款闕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頰亦怨望前會東  
官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  
殿今既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寔惟峻絕檐陛  
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為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  
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通敞實允觀聽頃市  
司驅扇租估過刺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  
重備愚謂宜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

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為  
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  
聞之永明末又將射雉子良復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  
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  
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  
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懽乃以翱翔洽樂  
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  
其聲不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且萬乘之尊降

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  
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  
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御  
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爛陛下常  
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顛顛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  
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  
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炤臣此誠曲垂三思况此嬉遊之  
間非闕當否而動輒傷生寶可深慎帝雖不盡納而深見

寵愛

豫章王疑為侍中揚州刺史唐寓之賊起啓曰此段小  
寇出於克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  
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繇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  
歟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於此可見齊有天下  
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懷惡者衆陛  
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  
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

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  
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  
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此實非乖理但識  
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  
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  
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久欲上啟閒侍無因謹陳愚管伏  
願特留神思答曰巧欺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為是不蚊  
蟻何足為憂已為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

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

魏任城王雲延興中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草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願神清曠者冢嗣之寄宜紹寶厯若或欲捨儲宮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繇願深思慎之

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欲外選諸王而禪位皇叔臣恐春秋烝嘗昭穆有亂脫萬世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係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為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獻文曰儲官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孝文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值車樹反叛孝文將欲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宣武即位澄表



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  
恒代親習皇宗熟觀秘序庶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  
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  
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  
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舉官虛荷四門之名宗人  
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  
傷懷伏惟聖畧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  
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

之訓闕焉愚謂可勅有司脩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  
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  
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脩立及孝明時靈太  
后臨朝澄上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  
啓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績  
武脩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  
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繇內強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  
雖虐使其民而窺覲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彫窘賊衍

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  
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朝乾夕惕若留意  
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  
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  
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畧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  
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  
弧冀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  
弟闇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

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  
卧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  
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為大任然頃  
年以來東西寇難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  
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  
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  
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聚

財如此之難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用然妨民害財亦不宜不戒今墉雒素脩廩庫崇列雖府寺膠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憇理務寺塔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驅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

媯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  
秦財竭存亡之繇灼然可覩願思前一王一同之功畜力  
聚財以待時會靈太后銳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  
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為一切  
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為  
之踴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  
千澄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禮答之

清河王懌宣武初司徒高肇以帝舅寵任擅權懌上言

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脩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不應孝明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咒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病懌表

諫曰昔新垣之奸不登於明堂五利之詐終嬰於顯戮  
故律深惑衆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  
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  
所行與今不異遂能眩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  
數十年間角之繇也

任城王澄子順屬靈太后頗事糴飾數出遊幸順面諍  
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  
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自脩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



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順曰陛下  
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

臨淮王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  
十家為閭伍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  
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  
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况外  
州乎請依舊制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  
計族省十二丁物十二疋貲絹畧計見管之戶應二萬

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疋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繇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多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既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

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迨邇內外親知共相嗔恠凡今之人  
通無准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  
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  
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  
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所以毒  
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妾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  
品備七三四品備五五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  
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其妻妬加捶撻免所居

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妻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  
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  
不合禮貴賤各得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  
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  
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王侯將相功臣子  
弟苗裔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  
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隸葵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  
節制崇杜丘壠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

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饗累魚成山有林木之像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

臨淮王彧孝莊時追崇父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為伯考彧表諫以為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絕服猶尚身奉

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家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

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  
言者唯或與吏部尚書李神雋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  
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上尊號王  
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  
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繇父祖別廟異寢  
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  
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况今不當移  
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

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  
使饗遍天下非關大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  
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  
之序何必准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  
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  
禘祫豈不同室乎且晉之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  
七室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  
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



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皇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勅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德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准又不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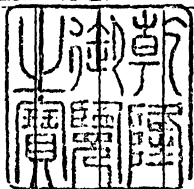
濟陰王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

維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之  
北齊永安簡平王浚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過  
浚謂親近曰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  
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  
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因見銜  
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  
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  
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

以奏帝帝大怒曰小人繇來難忍遂罷酒還官

河南王孝瑜文襄長子也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避之而東孝琬扣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冑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州刺史



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九至

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姚培敦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圖興復

古者封建子弟藩屏王室平居則共其樂多難則同其憂所謂宗子維城本支百世也故有窮之難少康以庖正而復舊物新都之篡光武以諸王而致中興雖復藉祖宗之道德因億兆之懷思蓋繇天姿異常靈命夙集

耳其有屬居宗室世值艱虞或神器將移或王業既墜  
乃將糾率義旅殘滅讐怨或投間於中或稱兵於外而  
天未悔禍時方不利志雖自激功卒無成豈謀慮之未  
臧蓋鎡基之靡固耳亦有流寓絕域羈旅鄰邦思借人  
之兵以復已之圖而運移勢去終底滅亡區區之心有  
足悲也與夫歸國邑獻符命以圖生者豈不遠乎

漢安衆侯崇長沙定王六世孫平帝時與春陵侯敞俱

朝京師助祭明堂

平帝時王莽輔政祿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八人宗室子



九百餘人微助祭也崇見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

權羣臣莫不迴從迴曲也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

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為此也敞心

然之及莽居攝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

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

入而敗張紹疎之從兄莽汙池其室宅

徐鄉侯快一名快膠東恭王子聞王莽僭位乃結黨數千

人起兵於其國欲誅莽快兄殷為扶崇公快攻即墨殷  
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是時陵鄉  
侯曾楚思扶恩侯貴不知誰皆以起兵誅莽敗

春陵侯敞二弟弘梁弘先起義兵卒梁少以俠氣聞更

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疾卒

後漢光武族兄玄字聖公春陵戴侯熊渠曾孫也王莽

地皇二年新市人王匡王鳳馬武王常成丹等攻拔竟

陵

縣名今復州

轉擊雲杜安陸

安陸今安州縣

三年與其支黨朱鮪

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牧  
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  
等為其軍安集掾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  
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  
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  
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  
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  
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更始元年悉拜

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

國上公朱鮪大司馬族弟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

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

於元功縣  
名在南陽

六月更始入都

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

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

起兵畧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

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為天子以尤為大

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

與更始新封  
國公同姓名

國將哀

章守雒陽

哀姓魯哀  
公之後

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雒陽西

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

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

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

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

公賓姓就名漸  
臺太液池中臺

收璽綬傳首詣宛時更始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

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

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雒陽生縛

太師王匡國將哀章至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雒陽以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雒陽而西至長樂宮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

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  
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  
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  
鮪為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  
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  
民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  
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  
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為潁陰王尹

尊為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繡面衣錦袴檐褕褚于

褚于大掖衣也  
檐褕其短者

罵詈道中長安為之



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十

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更始使蘇茂拒赤眉於弘

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

於務鄉

地名在虢州  
湖城縣之間

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

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

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

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

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

等皆以為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

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

軍振以拒之

新豐有鴻門亭振城是也

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

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臠時共劫更始

貙獸

名以立秋日祭獸冀州北郡以八月朔作飲食為臠

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

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

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

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

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  
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  
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  
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  
攻匡卬等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赤  
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  
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  
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

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

長安故城北中門也

諸婦

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  
至高陵止傳舍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  
十月更始隨祿降赤眉封長沙王祿縊殺之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  
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  
產結交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  
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離今枯旱連年兵革並

起此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

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

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部署賓客自稱柱天

都部

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人也

使宗室劉嘉往招新市平

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

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

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

害宗室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

乘勝留輜重於藍鄉

今唐州北陽縣有藍鄉

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水

諸水二湖流注合為潢水又南經棘陽縣之潢淳聚又謂之潢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

臨泚水阻

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

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

人至宜秋

宜秋聚名在此陽縣

乃往為說合從之勢下江從之伯

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

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

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

漢兵急追之却迫潢淳水斬首溺水者二萬餘人遂斬  
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  
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斬首三千餘級  
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自阜賜  
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  
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  
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  
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

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秦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願各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



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繇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初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時起兵擊魯陽今汝州魯山縣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

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

中山王茂泗水王歆從父弟年十八歲漢兵之起茂自

號劉先職聚衆京密間

京密二縣俱屬河南

稱厭新將軍攻下潁

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衆降

晉南陽王保愍帝時為相國都督陝西諸軍事帝之蒙

塵也保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涼州張寔為

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為都尉陳

安所叛氐羗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

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縣竹保歸上邽未幾保復  
為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為  
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  
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  
會保薨其眾散奔涼州者萬餘人

司馬楚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年十七值宋高祖  
輔政誅夷司馬戚屬楚之乃亡於汝潁之間楚之少有  
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高

祖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高祖深憚之楚之尋奔于後魏為征西將軍荊州刺史與山陽公奚斤共平河南

宋劉秉長沙王道憐孫順帝即位初為尚書令中軍時齊王輔政袁粲鎮石頭粲潛與秉及諸大將軍黃回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石頭旦乃舉兵秉素怯懦騷動擾不自安再哺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

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中領軍韞值在省  
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覺  
齊王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  
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踰  
城出走於領澹湖見擒與二子承侯並誅

後魏始平縣公孝矩為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  
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  
昔漢時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泰之

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蓋將圖之為凡則所  
過孝矩乃止

北齊范陽王紹義敗奔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英雄天

子以紹義重踝似之

王欽若等曰  
踝骨重也

甚見愛重凡齊人在

北者悉隸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  
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  
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讐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  
親北伐遇疾暴終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已盧昌期據范

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  
義遁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  
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  
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  
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  
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  
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宛女自突厥逃歸  
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隋越王侗煬帝諸孫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大府慶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摠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為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



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財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知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

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鑿駐蹕按駕清道八屯  
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  
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哀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  
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  
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  
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  
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  
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阼陪列

九卿但本性兇狼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  
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罪  
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  
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為  
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子弟一時殘酷  
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釁  
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摧心飲膽嘗血瞻天視  
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

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  
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宸而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  
胄銜冤誓衆忍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耳化及偽  
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王專擅擬於  
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  
望外懼克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  
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大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  
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

鼓振讐若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扶翊  
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  
辟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擁爾徒皆有離德京都侍  
衛西憶家鄉江左淳民南思江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  
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覲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  
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弑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  
路以目號天跼地朕今復讐雪恥梟轅者一人拯溺救  
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但會

朕心臬戩元克策勲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衛軍

機竝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

密遂東拒化及士貴頗不協

王欽若等曰士貴謂元文都皇甫無逸等人

陰

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子等為世

充所殺皇甫無逸遁走世充既破李密為鄭王摠百揆

於九錫備物侗不能禁世充又逼侗遜位幽於含涼殿

月餘遇害

唐琅邪王冲越王貞之子垂拱四年為博州刺史據州

舉兵初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越王貞及元嘉子  
黃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藹元軌子江都王緒等自則天  
臨朝常怏怏有不平之志密有異圖是歲七月譔作謬  
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必須早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  
宜早下手仍速相報至是以明堂將成追皇宗赴集因  
遞相語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大行誅戮皇家子弟  
無遺種矣譔詐為皇帝璽書與冲云朕被繫王等宜各  
發兵救拔我也冲又偽為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社

稷移國祚於武氏冲乃呼長史蕭德宗等令召募兵士  
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於  
是制左金吾將軍丘勣為行軍大總管以討冲初冲募  
得五千餘人將武水縣令郭武悌赴魏州請授魏州縣  
令馬玄素領兵千七百人在路邀截恐力不及敵先入  
武水城閉門拒守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烧城南門擬乘  
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草已然遽迴為北風未  
至城門烧草已盡冲軍繇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為



冲統率兵仗及冲擊武水玄寂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寂以徇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唯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已乃却走入博州城為守門者所殺傳首神都梟於闕下冲起兵凡七日而敗初冲與諸王連及冲先發而莫有應者唯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貞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攻上蔡縣既聞冲敗恐懼索鑠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志乃宣

言於其衆曰琅邪王已破魏相數州兵至二十萬朝夕  
即到爾宜勉之徵屬縣兵至五千人分為五營貞自為  
中營署其所親汝陽丞裴守德為大將軍內營總管趙  
成美為左郎將押左營周弘道為右郎將押右營安摩  
訶為郎將後軍總管王孝思為右將軍前軍總管又以  
豫州長史韋慶禮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  
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  
捷家僮及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授官皆以迫脅見

從本無鬪志唯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有膂力善騎射  
貞將起事便以其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  
之任九月庚辰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為中軍大  
總管夏官尚書岑長倩為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之  
仍令鳳閣郎中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削貞及冲屬籍改  
姓虺氏官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子規及裴守德  
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閣入  
問王安在意欲以貞自購也貞自仰藥而死規又自殺

守德攜良鄉縣主亦同縊而死丙寅豫州平崇裕傳貞  
父子及守德等首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初  
越王貞之起兵也韓王元嘉與其子譔實為謀首於  
是皇宗國戚內外相連者甚廣魯王靈夔子范陽王諶  
遣使於貞及冲曰若四面同來事無不濟諸道計會未  
審而先發兵窘卒唯貞應之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  
成坐致誅滅

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

宋 王欽若等撰

宗室部

立功

順陽侯嘉光武族兄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為偏將  
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  
更始都長安封漢中王

安成侯賜光武族兄自伯升起兵賜乃隨從攻擊諸縣

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及伯升被害代為大司徒加丞相更始都長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建武初聞光武即位乃詣雒陽

成武侯順光武族兄建武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因拜為六安太守

陳王寵明帝子陳敬王之孫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龍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

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寵有彊弩數千

張出軍都亭

置軍營於國之都亭

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

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魏任城王彰太祖子漢末封鄆陵侯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討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

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

陳侯仁太祖從弟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



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嘗督騎為軍  
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繇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  
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  
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  
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後太祖征  
張繡仁別徇旁縣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  
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先主徇諸縣太祖使仁  
將騎擊先主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

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維山大破之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畧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

高陵侯純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太祖圍南皮純麾下騎斬袁譚及北征二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從征荊州追先主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

進降江陵

樂城侯洪太祖從弟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陽武中郎將別征劉表別將於舞陽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

長平侯休太祖族子漢末從曹洪擊蜀將吳蘭於下辯

大破之文帝初以休為鎮南將軍都督諸軍事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帝征孫權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時吳將審意屯皖休擊破之斬意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

邵陵侯真太祖族子漢末太祖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

拔之又以偏將軍擊蜀將於下辯破之又為征蜀護軍  
督徐晃等破蜀將高詳於陽平文帝即位以真為鎮西  
將軍假節都督雍梁諸軍事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  
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為上軍大將軍假節與夏  
侯尚等征吳擊牛渚屯破之明帝即位遷大將軍蜀將  
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帝遣真督諸  
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畧史  
民保月支城真進擊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

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

吳奮威將軍瑜堅弟靜之子漢建安九年為丹陽太守與周瑜等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屯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

瑜弟皎漢建安中為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後襲南郡權以呂蒙為大都督皎為後繼定荊州皎有力焉

皎弟沙羨侯奐建安末代皎統其衆領江夏太守黃武  
五年大帝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  
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  
城得三將拜揚威將軍

輔堅之兄子以揚武校尉佐長沙桓王策平三郡策討  
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  
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勲  
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以輔為廬陵太守

桓堅族子河之子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先主先主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先主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先主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

晉琅邪王伷泰始中為鎮東大將軍平吳之後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伷請降詔曰琅邪王伷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



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偽璽綬又使長史王恒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勲茂著其封子二人為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十疋

汝陰王駿為鎮西將軍都督雍涼等州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駿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又紹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由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倬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

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  
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同等  
二萬口又來降

淮陵王淮初封廣陵公為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  
王起義淮與左衛將軍王興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  
進封為王

東海王越懷帝永嘉三年九月丙寅劉聰圍浚儀遣平  
北將軍曹武討之丁丑王師敗績越入保京城聰至西

明門越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破之

南頓王宗初封南頓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譙王尚之初為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與弟允之並居列職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為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拒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桓

玄道子以尚之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

宋長沙景王道憐晉末為建威將軍南彭城內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魏人為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眾應之義熙元年後魏遣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蘭寇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眾救之軍次陵柵斬全進至彭城真蘭退走道憐率龍驤將軍孔隆及穆

之等追真蘭走奔相城又追躡至光水溝斬劉該魏衆  
見殺乃赴水死畧盡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渝縣男食邑  
五百戶從高祖征廣固嘗為軍鋒及城陷慕容超將親  
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  
邑千戶

臨川烈武王道規高祖少弟少倜儻有大志高祖奇之  
與謀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尅  
京城道規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

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為振武將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桓玄遇玄於崢嶸洲大敗玄軍玄與郭鈴單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為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陵道規與無忌俱進攻桓謚於馬頭桓蔚於寵洲皆破之復進軍夏口偽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並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

談遁走進平巴陵道規留夏口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  
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時荊州湘江豫猶多桓  
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荊州之  
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  
諸軍事隨宜翦撲皆悉平之

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孝武帝孝建初南郡王義宣舉  
兵反有荊州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孝武即位日  
淺朝野大懼帝加誕節仗士五千人出入六門上流平

定誕之力也

始安王休仁明帝即位為揚州刺史會諸方逆命休仁  
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三十人出據虎檻進據赭圻  
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泰始二年拜司徒  
休仁率衆軍大破賊斬偽尚書侯射袁覲進討江郢荆  
雍湘五州平定之

巴陵王休若泰始二年為鎮軍將軍時方反叛休若進  
號衛將軍雍州刺史率諸軍破賊於吳興會稽平定三



郡同迹皆伏誅三年薛安都子伯令畧據雍州四郡休  
若討斬之

晉熙王燮廢帝元徽二年為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時江  
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燮遣中兵叅軍馮景祖襲尋陽  
休範中兵叅軍毛惠等居守開門降燮進號安西將軍  
督江州諸軍事

南齊豫章文獻王嶷宋建元元年為都督揚南徐二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二年春魏軍寇司豫二州

南蠻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叅軍蕭惠朗援司  
州屯西關魏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隋鄧衆以為憂  
疑曰魏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強守遏其津要彼見  
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時纂嚴疑以  
荊州隣接蠻蜚慮其生心令鎮內皆緩服既而魏軍竟  
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班劍二十人

梁長沙王懿齊永明季授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  
諸軍事加冠軍將軍是歲魏人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

機拒擊傷殺甚多乃解圍遁去懿又遣氏帥楊元秀攻魏厯城卑蘭駱谷仇池等六戍尅之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元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授持節征虜將軍督豫州諸軍事討叔業叔業懼降於魏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詔徵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援城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奔擊大破之覺單騎走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遷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持節將軍如

故

懿子西昌侯藻天監元年為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  
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  
僧護聚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  
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階下乃乘平肩輿巡行賊  
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繇  
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  
之

始興忠武王憺齊末為給事黃門侍郎巴東太守蕭慧  
訓子瑣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鎮  
軍蕭頴胄暴疾卒西朝甚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  
雍州南平王偉遣憺赴之憺以書喻瑣等旬日皆請降  
吳平侯景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魏元志率衆七萬寇潺  
溝驅迫羣蠻蠻悉渡水來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  
史曹義宗中兵叅軍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破之生禽  
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級流屍蓋漢水

南郡王大連太清元年為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叅軍張彪擊斬之

陳遂興侯詳高祖疎屬也高祖東征杜龕詳別下安吉原鄉故彰三縣龕平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

後魏上谷公紇羅初從道武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納推道武為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

同日賜爵為公

武陵侯因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封

曲陽侯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

史道武之驚於柏肆也

道武征慕容寶軍于鉅鹿之柏肆搗其夜寶悉眾犯營帝驚而

起并州守將封寶真為逆素延斬之

吉陽男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

平陽王真樂高涼王孤孫也頻有戰功

樂成侯謂烈帝子與其子烏真俱隨道武征討屢有戰

功

東陽王丕子雋邕並有軍功雋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

男

秦明王翰昭成子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  
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剋獲

翰子衛王儀登國初破諸部有謀戰功皇始二年十月  
遣儀將三萬騎攻慕容德於鄴大興元年正月慕容德  
走保滑臺儀克鄴收其倉庫詔賞將士各有差



常山王遵道武初慕容寶之敗別率騎七萬邀其歸路  
繇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  
渤海之合口及博陵渤海羣盜起遵討平之

陳留王虔登國初與衛王儀破黠弗部後衛辰慕容寶  
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

虔弟崇為并州刺史從道武討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  
越涿耶山威懾漠北

永昌王健所在征戰常有大功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

畧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於西河帝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又從征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

淮南王佗太武之討胡白龍於西河屠其城佗別破餘黨斬首數千級後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督諸軍北討蠕蠕破之後劉義隆遣將寇邊佗從征於懸瓠破

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

武昌王提太武時為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軍

提子平原襲封爵獻文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為鎮南大將軍齊州刺史孝文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年號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

晉王伏羅為車騎大將軍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  
慕利延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遂間道行至大母橋  
慕利延眾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斬首五千  
餘級降其一萬餘落

河間公齊從太武征赫連昌帝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  
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  
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  
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

槩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坐事免官爵守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固知之密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為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苻昭啖龍等率衆助文

德齊擊斬殺龍擒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

臨淮王譚太武南討為中軍大將軍初宋文帝以鄒山險固乃積糧為守禦之備譚率眾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宋人恃准之阻素不設備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眾驚潰斬其將胡崇及賊首萬餘級

陽平王新成長子頤為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乃與陸叡集諸

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  
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願入朝詔曰王之前言  
果不虛也

濟陰王小新成子麗為宗正右衛將軍時秦州屠各王  
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為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  
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眾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  
為使持節都督與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眾十餘萬屯  
孤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雒

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乘勝追掩苟兒  
遂率其衆三千餘人降麗

上黨王長孫觀獻文時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  
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  
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郎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  
空討除之

任城王雲獻文時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  
討之遇於大磧及仇池氏反雲為征西大將軍討平之



雲子澄為征北大將軍孝文帝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後為揚州刺史時梁將張鷟之寇夷陵戍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鷟之遁走又遣長風戍主竒道顯攻梁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引攻白橐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闕內侯吳道爽澄表請南伐詔發二萬人馬千五百匹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畧乃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闕九

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大衆駱驛相接而神念尅其開惡潁川二城斬梁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繇仍固大峴澄遣統軍黨法宗傅監眼等進軍尅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即逃潰梁清溪戍望風散走梁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隣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燮負險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隣其濟陰太守王厚強廬江太守裴遂即亦奔退詔曰將軍文德

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畧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  
氣熊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  
虜並已聞之

澄弟嵩宣武時為安南將軍揚州刺史梁湘州刺史楊  
公則率衆二萬屯軍雒口姜慶真領軍五千據於首陂  
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軍主何天祚張俊興等率衆  
七千攻圍陸城嵩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  
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真退

還馬頭梁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梁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並克逼嵩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峴楊石頻戰破之梁征虜將軍趙草頓於黃口嵩遣軍司趙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蔡草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伯醜與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破石又破之梁將姜慶真專

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天寶屯於雞口軍主尹明世屯東  
碛石嵩遣別將羊弘次於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  
率兵一萬為表裏聲勢衆軍既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  
之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敬賓攻碛  
石明世宵遁慶真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戍主王畧截流  
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振

江陽王繼孝文時為安北將軍留守維京時高車酋帥  
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繼推檢斬讐

首一人餘加慰諭於是叛徒歸順

北海王顥為徐州刺史撫軍將軍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麒麟等寇亂幽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使持節征西將軍都督華幽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幽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

彭城王勰從孝文征馮北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勅將士肅爾軍

儀颺於時親勒大衆至明大破齊將崔慧景等車駕還  
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命舍人宣旨颺  
翼弼六師纂戎荆楚沔北之勲每毗廟算從征新野有  
尅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効功為羣將之最也別  
當授賞不替厥庸以破慧景等勲增色五百戶宣武時  
為司徒領揚州刺史揚州所統建安戍主胡景畧猶為  
寶卷拒守不下颺水陸討之景畧面縛出降自颺之至  
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

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增邑八百戶又寶卷  
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  
餘思勰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  
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  
勰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  
尊上輔德勲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  
封疆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衡蓋  
飄颻經畧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詔覲夙夜繫情制勝宣



規威效蕪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  
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祇勞徵總還朝

中山王英孝文南伐英為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  
離詔英率眾備寇境上英以未暇西救漢中有可乘之  
會表求進討孝文許之師次沮水齊將蕭懿遣將尹紹  
祖梁季羣等領眾二萬之徼山立柵分為數處居高視  
下隔水為營英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若選精卒  
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剋必矣若剋一軍四營自拔於

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面俱潰生擒  
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齊白馬戍將其夜逃潰  
乘勝長驅漢川之民相率歸附宣武即位詔英持節假  
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梁武司州刺  
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繇率城外民三  
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即嶺為三柵作表裏之  
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楊繇驅水牛從營而  
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

民任馬駒斬繇以降民皆安堵梁平西將軍曹景宗後  
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  
據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冠軍將軍元逞楊烈將  
軍曹文敬進據樊城抗之英部勒將士犄角討之大破  
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  
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梁將馬仙理率萬餘  
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偽北誘之既至平地統軍傅永等  
三軍擊之梁軍便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

其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又率一萬人重來決戰英勃諸將隨便分擊又破之復斬梁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後馮窮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拔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梁又遣將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

虜首五千餘級及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英追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為所劫又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

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宣武以荆蠻平破早生詔英南  
赴義陽英輒與荆蠻分兵攻懸瓠尅之乃引軍而進初  
苟仁之據懸瓠梁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城聞  
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梁虎賁中郎曹苦  
生盡俘其衆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  
如左右手若尅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  
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  
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

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英至長薄梁將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梁遣其冠軍將軍彭蒼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軍未之信蒼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梁太子左衛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梁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獲其大將十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之

安定王休為外都大官時蠕蠕犯塞出為使持節征北  
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擊虜退之

高陽王雍孫端為鎮軍將軍兖州刺史時梁將復寇徐  
兗圍逼州城端率文武拒守以功封安德縣開國公食  
邑五百戶

章武王融宣帝時為驍騎將軍梁將寇逼淮陽梁城陷  
沒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梁城  
安豐王猛子延明孝明時為尚書右僕射及元法僧反



詔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  
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  
明先收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  
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